

三曹集

魏武帝集
魏文帝集
陈思王集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短歌行》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三曹集

魏武帝集 / 曹操 著

魏文帝集 / 曹丕 著

陈思王集 / 曹植 著



上海书店

校 点 宋效永

责任编辑 杨云辉

封面设计 许康铭

三 曹 集

(魏武帝集·魏文帝集·陈思王集)

曹操/曹丕/曹植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2年10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4次印刷

字数：270,000 印张：12.5 印数：17,401—22,000

ISBN7-80520-322-9/I·174

定价：(精) 12.50元 (平) 9.0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422001

前 言

中国文学发展到汉魏之交，出现了一次巨大的转折，从而开启了我国文学史上的整整一个时代——追求文学自身价值的时代。作为体现这巨大转折的代表作家，是被称为“三曹”的曹操、曹丕、曹植和被称为“建安七子”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和刘桢。无论就其留存到今天的文学作品的数量来看，抑或就这些作品所显示的总体艺术成就来看，七子似都不如三曹。

曹操（155—220），字孟德，汉末谯（今安徽亳县）人。不仅是文学家，更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给予汉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尽管被镇压了下去，但早就在以不同形式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地方势力却乘机而起，形成了群雄割据与长期混战的局面，经济残破，人民大量死亡。曹操以他的政治、军事才能，以崇奉天子、维护东汉王朝统治为名，经过艰苦的努力，先后消灭了中原和北方的割据势力，使这些地区都置于他的统辖之下，与占领江南地区的吴政权、拥有四川等地的蜀汉政权鼎足而立。他虽然到死都算是东汉的大臣，但他所“奉事”的那位东汉皇帝——汉献帝——不过是他控制下的傀儡。

曹丕（187—226）和曹植（192—232）都是他的儿子。从

长幼之序来说，曹丕理当是他的继承人；但曹植才气横溢，更得曹操的喜爱。所以，在立谁为继承人的问题上，曹操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踌躇不决，曹丕和曹植也就各立党羽，彼此争夺继承人的地位。在这场争夺战中，曹植本来颇占优势，只是他在生活上不拘小节，有一次喝醉了酒，竟与友人杨修一起坐车在“驰道”中行驶。“驰道”是专供帝王行驶马车的道路。这时曹操已封为魏王，曹植所行驶的，是魏的首都邺的“驰道”，也即曹操的专用道路。他的这一行为，可以被解释为已以魏王自居，不再把曹操看在眼里了。此事被举发后，曹操大怒，也很悲哀，对曹植的喜爱一落千丈，终于把曹丕立为继承人；而被认为曹植党羽的杨修等人，也都被借故处死。曹操死后，曹丕不但继位为魏王，而且当了皇帝；东汉王朝从此就正式消失了。

在曹丕的统治下，曹植的处境自然很不好；差点被曹丕杀死。但幸而曹丕的寿命不长，只做了六年皇帝；曹植还比他迟死了六年。不过，尽管在曹丕的儿子曹叡继承皇位后，曹植已不象以前那样遭猜忌和受压制，但也一直被歧视，终致抑郁以终。

曹丕和曹植在政治、军事上虽都没有什么建树，与他们那位雄才大略的父亲根本不能相比，但在文学上，三人却各有特色，并都在不同程度上起了转移风气的作用。简单地说，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追求文学自身价值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地行进；而在当时来说这是一条新路，它的开辟必将导致文学的新的繁荣。

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两部奠基之作，是《诗经》和《楚辞》，它们的成就已备受赞扬。但如果我们把发展看作是一个不断地从低级进向高级的过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它们都还是我国文学处于自发阶段的产物，在其中并不存在对于艺术的美的自觉追求：《诗经》里固然有不少很美的句子，例如《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之类，但那只是诗人在朴素地抒发其感受时偶然性的神来之笔，就通篇来看，并不具有与之相称的整体美；《楚辞》——尤其是《离骚》——固然显示出奇特而丰富的想象，但那并不是有意识的艺术虚构，究其成因，有些是作者真的相信鬼神的存在（如《九歌》），有的是作者在强烈的痛苦下以幻想来作为自己的慰藉（如《离骚》）。另一方面，作为文学的生命的，是真实而强烈的感情（即使是对人物和事件作客观描绘的小说，如果没有作者的主观感情的突入，也是缺乏生命力的）；离开了它，也就没有了文学的自身价值。《楚辞》在这点上虽然相当突出，《诗经》却受到较大的限制，在事情涉及国家（朝廷）的利益和道德的原则时，有时也会亢奋一下，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却具有自我抑制或自我意识消融的特点，其感情也就不可能强烈。到了汉代，以大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的描写技术虽然有所进步，但文学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却较《楚辞》明显减弱（《史记》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不在比较之列）。这是因为汉代的文学——特别是汉赋——乃是《诗经》、《楚辞》两种传统的综合，《楚辞》的感情真实而强烈的特点被《诗经》“温柔敦厚”的特色所中和了。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所描绘的种种

物质生活的享受，在《楚辞》的《招魂》里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但《招魂》作者在写这些时是衷心而热烈的赞美，司马相如写这些时的感情却是暧昧的，在他的内心未尝不存在对这一切的艳羡，在理智上却又觉得这样的豪华生活是应该批判的，并在篇末确也提出了委婉的批判，以致司马迁评为“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换言之，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感情上带着明显的自我抑制的烙印。等到杨雄出来，司马相如的这类赋也被视为劝百讽一而遭否定，那就进一步要使文学成为政治、道德的附庸了。

总之，文学的自身价值离不开真实而强烈的感情和艺术的美。因此，对文学自身价值的追求也就应该至少在这两个方面从事追求。而这样的努力基本上是从汉代末期开始的，其中成就最突出的作家就是三曹和不属于本文论述范围的王粲。

曹操的文学成就集中于诗歌。而其最能打动人的则是植基于强烈主体意识的高昂甚或悲凉的感情，那是作为主体的个人在与客体英勇搏斗中的命定败北与悲哀、顽强，而作为他的对手的客体，则不但有社会，更有自然。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①。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① 此诗见于《文选》及《乐府诗集》，《文选》五臣注本及《乐府诗集》此二句后尚有“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二句，据《文选》李善注本删。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诗的第一段是写人生的短促和由此产生的悲哀。第二、三段都是写寂寞的痛苦：要想与心向往之嘉宾——“青青子衿”——欢聚吧，恰如明月的可望而不可即；要间关跋涉，去找老朋友共叙离情吧，却又如乌鹊的无枝可依，在这世界上实在没有这样的老友。第四段追叙这种寂寞形成的原因和探寻排解之策。他寂寞，因为他是高山、大海，没有人能与他并驾齐驱，也即没有人能成为他的平等的朋友；但他要容纳一切人，使他们都归心于他。这样，他在表面上似乎打破了寂寞，但寂寞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他所有的只是众多的臣下和子民，朋友却仍然一个都没有。而且，即使他成就了周公那样的事业又如何呢？生命还不是如朝露一样，转瞬即逝；他在第一段所强调指出的人生的根本悲哀又哪能缓解？所以，第四段所歌唱的，乃是气势恢宏的、绝望的挣扎。

在曹操以前，我国文学中从没有一篇作品把人生的悲哀如此强烈而深刻地表达出来。可以说，这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的悲哀。而当人们只是注重群体、把个体看作仅仅是群体的影子或材料时，这样的悲哀就不会突现出来。曹操如此强烈地感到这一点，就因他并不把自我依附于群体。他倘是大海中的一滴水，高山中的一颗砂石或一块泥土，那么，只要大海和高山存在，多一些水、砂石、泥土或少一些水、砂石、泥土又算得

了什么呢？然而，他却把自己看作高山和大海，因而他不能把自己的消失视为无足轻重，不能不为之深感悲哀。这也正是对汉武帝以来在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重群体的儒家思想的挑战。他不是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屈从于社会的已有的规范，而是毫无顾忌地表现自己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这成为追求文学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此同时，这类作品对于艺术美的追求也是显而易见的。作者不只是抒发自己的感受，而是有意识地要打动读者——这也正是汉代大赋以感动读者为目的的传统。作品一开始的四句，就以最凝炼的笔触把人生短促的悲哀压得读者透不过气来，接着将这种悲哀加以深化，显示出人生的绝望：只有酒才是人生的唯一慰藉。然后是企图摆脱悲哀、绝望的挣扎。第一、二次的挣扎都失败了，反而进一步突现了寂寞的痛苦。他写这两次挣扎也都煞费匠心，每一次都使读者从风和日丽突然跌入了严寒肃杀，也即每一次都加深了读者对人生的失望甚至绝望。写第三次挣扎就不再说明后果，反而给人一种乐观的假象，但细心的读者却能从中看到最宏伟的事业也难以抵消人生本然的悲哀，从而更感到人生的绝望；因为屹立在“天下归心”背后的仍然是朝露般的人生。无论是通篇的结构，章节的安排，抑或是遣词造句，都力图将他的感受最直捷、准确、生动地传达给读者，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也就是对于艺术美的追求。

曹操的上述传统为曹丕和曹植所继承，但内涵和形式都已有所变化。

曹丕在其所写《典论·论文》中提出了“诗赋欲丽”的主张。这是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式倡导诗、赋的美，同时也意味着他自己在诗、赋创作中已在从事美的追求。不过他写的赋不如诗。就诗歌来说，其优点在于以宁静的心情来摄取和再现自然界的美——宁静而有生趣的美。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
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芙蓉池作》）

在这里不仅有作者心情的真实袒露，也有美好的景色所带给他的强烈的感动，这种感动达到了心灵与景色的谐和、融合。作者把他所感受到的美细腻地移置于诗中，文字上的人工修饰（例如“卑枝”二句的对偶）也多冲淡而不炫目。

他的诗歌的另一特点，是对他人的内心世界的突入和抒发。这是一种介乎叙事诗和抒情诗之间的东西。说是叙事诗，却没有对于对象的客观描绘，而且笔墨只集中于对象的心理活动（有时也出现一、二个与之有关的简单动作）；说是抒情诗，则所抒的又不是作者自己的感情。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一般文学史都言及的《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
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

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写一个妇女对客游他乡的丈夫的思念和悲哀。这显然不是以传统的比兴手法来抒自己之情，而是希望写出思妇的痛苦，因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艺术创造，也可说是有意意识的虚构。作者虽未必能深切体会思妇的心情，但他自己却无疑已为思妇的这种愁苦的处境所深深打动；作为这首代他人抒情的诗篇的基础的，是作者自己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

无论是《芙蓉池作》还是《燕歌行》，跟曹操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都很不相同，但却都是追求文学的自身价值之作。

与曹丕相比，曹植在文学上的成就更引人注目。他的诗、赋都写得很出色。他前期的诗，通过歌咏享乐、功业等等，显示出生命的欢乐与力量；对友谊的歌咏，更是其前期诗篇的一个突出主题。后期的诗歌多写他的痛苦，也有对自由的渴望。所以，他的诗歌十分丰富多彩。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多方面的诗人。在他的诗里可以举出一系列名篇，它们不但各有特色，而且经常风格迥异，就是在同一时期的作品里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例如《白马篇》和《美女篇》大概都是前期之作，但前者豪放而后者轻艳。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说是前无古人。

从其诗歌的艺术特点来说，在描写的细致方面较之他以前的诗人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的诗不仅是静态的刻画，而且着重于动态的描绘，更能于细微的事物显示其流动的状态，如《美女篇》的“罗衣何飘飏，轻裙随风还”，《七哀》的“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把罗裙的轻微飘拂、月光的缓慢移动，都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这样的描写技术也是前无古人的。

跟这种艺术特点相配合的，是感情的深厚。无论是写欢乐还是写悲愤，都孕含着汹涌的感情的波涛。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膾胎鰕，寒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竞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名都篇》)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吁嗟篇》)

在《名都篇》里，我们看到了蓬勃的青春活力、盛大的酒宴、喧闹的人群、轻捷的竞技，以及在这一切里洋溢着的无尽的欢乐。在《吁嗟篇》里，我们则看到了惨酷的命运、无穷的苦难、生不如死的悲叹，以及潜伏着的、简直要燃烧起来的愤怒！作者的真切而强烈的感情渗透于字里行间。

除了诗歌以外，曹植的赋也很受推崇。最有名的是《洛神赋》，写他在旅行途中与一女神的相遇和恋爱。这当然是纯粹的艺术创造。作品以发想的奇特、描写的细腻和感情的深切为主要的特征。就描写的细腻说，固然继承了汉赋的传统，但那种富于流动感的描绘却为汉赋所未见。至于感情的深切，更是直到汉末才在赋中出现的新气象。

总之，从曹操到曹植，都在追求文学自身价值方面做了程度不同的贡献，并对文学创作风气的转变起了重大作用，曹植更把这种转变文学创作风气的工作最终完成；接下来就是在这基础上怎样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了。也正因此，三曹都是在中国

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将他们的诗文汇为一集，想必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章培恒

1992. 7.

魏武帝集

曹 操 著

目 录

魏武帝集题词（张溥）

令

春祠令·····	(9)	掾属进得失令·····	(16)
述志令·····	(9)	效力令·····	(16)
军谯令·····	(11)	让礼令·····	(16)
严败军令·····	(12)	抑兼并令·····	(16)
重功德令·····	(12)	禁比周令·····	(17)
建学令·····	(12)	存恤令·····	(17)
求贤令·····	(13)	给贷令·····	(17)
举士令·····	(13)	慎刑令·····	(18)
选举令·····	(13)	禁绝火令·····	(18)
选令·····	(14)	禁鲜饰令·····	(18)
选令·····	(14)	百辟刀令·····	(18)
求逸才令·····	(14)	修卢植坟墓令·····	(19)
求直言令·····	(15)	褒泰山太守吕虔令	
封功臣令·····	(15)	·····	(19)
分给诸将令·····	(15)	表封田畴令·····	(19)
		下田畴让封令·····	(20)
		与张范令·····	(20)

- | | |
|------------------------|-------------------------|
| 徐晃假节令 (20) | 又 (26) |
| 劳徐晃令 (20) | 鼓吹令 (27) |
| 下州郡美杜畿令 (21) | 论将令 (27) |
| 赐杜畿令 (21) | 设官令 (27) |
| 与辛毗令 (21) | 赐夏侯惇伎乐名倡令
..... (27) |
| 与邴原令 (22) | 褒夏侯渊令 (27) |
| 辟王必令 (22) | 论功行封二荀令 (28) |
| 拜高柔为理曹掾令
..... (22) | 称荀攸令 (28) |
| 下诸侯长史令 (22) | 又令 (28) |
| 诸儿令 (23) | 诛崔琰令 (28) |
| 列孔融罪状令 (23) | 省西曹令 (29) |
| 丁幼阳令 (23) | 徐奕为中尉手令 (29) |
| 表青州刺史刘琮令
..... (24) | 诸子选官属令 (29) |
| 寿陵令 (24) | 蒋济为扬州别驾令
..... (29) |
| 遗令 (24) | 蒋济为丞相西曹属令
..... (30) |
| 蠲河北租赋令 (25) | 枣祗子处中封爵令
..... (30) |
| 更始令 (25) | 褒杜畿令 (31) |
| 让九锡令 (25) | 原刘廙令 (31) |
| 遣使令 (25) | 议复肉刑令陈群 (31) |
| 褒赏令 (26) | 禁用诽谤令 (31) |
| 军策令 (26) | |
| 又 (26) | |